

貞觀政要

冊四

吳興政要

卷一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

儒令以本官

令平聲

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

直

更平聲

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

論平聲

商略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

文學生

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

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士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

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

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

論成敗或曰陸贄舉之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
又無也故陸贄舉之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
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
致貞觀之規模
貞觀之規模
不觀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弘文館位也廣招
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謂大啓弘文館位也廣招
典商略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舜禹湯之精一武孔顏之學也建中允執厥中堯之學
也危微精一武孔顏之學也建中允執厥中堯之學
也忠恕一貫此乎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
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
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
君臣問答之際詔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
講也一語及之細無則太宗之獨於學統宗會元之地
迺無一語及之細無則太宗之獨於學統宗會元之地
舜禹湯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稽式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兩邊俎豆干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

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

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

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

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掌學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

孫從三品曾孫爲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

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爲生及庶人

子爲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博士掌教八品以下及庶

人子爲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教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朔音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醺必

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

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爲初獻司業其

也貳職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

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

長音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

筵者篋方竹器所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未

貞觀政要卷七

一一中華書局聚

有也

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

至三千二百

聽入貢限四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

吐蕃凡麗千餘人雖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

者凡麗千餘人雖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塾黨有庠遂有序國

有學士祖禹曰古之教者家塾黨有庠遂有序國

漸故成於國而有德小達於天子造其才教之不可勝用其養之有道

漸故成於國而有德小達於天子造其才教之不可勝用其養之有道

士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多眩耀者不過聚天下非

士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多眩耀者不過聚天下非

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衆多惟貞觀開元所以盛人倫

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衆多惟貞觀開元所以盛人倫

先也無所成則人倫不制未故有國者以爲

先也無所成則人倫不制未故有國者以爲

愚按禹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愚按禹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孔子然也周公而上得位者其道時者也孔子事不得位

孔子然也周公而上得位者其道時者也孔子事不得位

與時者其道遠矣夫堯舜而宰我曰公去夫觀子之夫

與時者其道遠矣夫堯舜而宰我曰公去夫觀子之夫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

報之德報也先儒無盡焉夫周公固爲先聖而孔子

報之德報也先儒無盡焉夫周公固爲先聖而孔子

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
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偏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
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
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
之以致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為苦旦切皇姓侃一名明三禮

者褚仲都明周周熊安生為字植之長樂人沈重字通

春秋群書為陳沈文阿秋字為國衛通三禮春周弘正字

行晉周覬之後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隋何妥字栖鳳

為國子博士劉炫字光明河間人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祭酒子劉炫為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現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

左丘明左丘明謂孔子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

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著者為此傳也或
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或
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
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寘於公穀之列者蓋漢

晉以來相傳誤也
卜子夏 稱序商孔子弟子以文學公

羊高 夏公羊姓高名子穀梁赤 穀梁赤名子伏勝南

召時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

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 高堂生 魯人前漢為博士得

為漢言 戴聖 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 毛萇 趙人

禮宗 戴聖 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 毛萇 趙人

河間獻王 孔安國 臨淮太守後漢為古文尚書博士至 劉

向 帝子為政漢祿大夫校之五經 鄭眾 後漢為大 杜子春

後漢河 馬融 郡太守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 盧植 子

南人 馬融 郡太守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 盧植 子

幹後漢為 鄭玄 易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北中郎將 鄭玄 易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文等 服虔 為字慎後漢太守何休 夫字解春秋後漢為羊傳孝議大

論語 王肅 常字子雍三國時為家語太 王弼 時為輔嗣三國

等書 王肅 常字子雍三國時為家語太 王弼 時為輔嗣三國

易注 杜預 將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 范甯 為西晉時

太守 杜預 將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 范甯 為西晉時

秋穀 梁傳 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

堂

父音甫魯哀公誄孔子之稱

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以資後學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

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

其子孫以報之至有以資後學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

行其道者則又有配享於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

蒙引擢之恩又足為後世故

實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

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

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為名儒之子孫雖其學術

又後數年探聖人之闕與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

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不刊之使後世有所

依據誠足當此秩祀遂為儒之近者恩沾於是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為先

去聲後同學識為

貞觀政要

卷七

四

中華書局聚

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

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

子衛名據武帝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

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斷以蒯瞶之事蒯瞶古買切

又納蒯瞶于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

公輒乃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

蒯瞶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尉驗治竟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

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

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

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

人須用德行學識爲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

豈堪大任其說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

書侍郎顏師古

名籀其先琅瑯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

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於

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集諸儒重加詳議

重平聲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共非之異端蠡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

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晉以外員

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

焉

令平聲

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

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初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
異說當其並行之經初是於非當否之餘說特未定也世
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
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
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
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太宗始命名
儒盡廢然疏以統一之學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道其教而已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
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
有能蓋正南北之謬其
愚按自經籍之遺紛紜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
而專門名家之僅學紛紜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
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
疏義易主於康成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
禮主於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休數十公羊范甯之
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休數十公羊范甯之
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世矣然嘗論之古者易
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經矣唐以王弼爲正而秦
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
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爲正而古文氏大小夏侯
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傳轂亂不翼不復
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正經傳轂亂不翼不復

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扶音必

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音蜃

腎大蛤也海上月明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燄發火燧取

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人性含

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維漆蘇秦字季

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游說佩六國相

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

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不勤

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扶音人性相近情則遷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禮學記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者必按學之為言效也而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初覺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復之也此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此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遠過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則無以發之也當告之曰陛下慎於外而知性善之具於內也性己無則性終無之內異不當謹於始而有怠於終也乃泛引學記之心格其非心庶幾乎疾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

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上羽獵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

從以意為非堯舜成湯以文王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馬驅之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乃

復姓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乃

游獵之賦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乃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欲明天子之義故虛

章歸之於節班固兩都等賦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
儉因以諷諫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
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誠何
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誠何
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天下之心非己以太宗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
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己以太宗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
言猶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
而姑存其方豈若剋勉而
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
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褒一貶皆足為春秋之法
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己固難律之也無益春秋之
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春秋之
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司馬氏等賦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謂漢史載司馬氏等賦文
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
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
矣司馬氏之書真
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表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

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

隋所滅封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

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與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

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

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

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

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必事文章此言固

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文辭昭回天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
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

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右史書之動則右史書

之以記人君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幾乎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

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

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

修而己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身則左史書之無言動則右史書之

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之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儆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

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

貞觀政要卷七
八中華書局聚